

讀左補義

顧左補義卷十一

受業毛昇增發

四明 護炳璋 輯

男

堉 堉 堉 堉

倍公四

經

甲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宋邑按今山東金縣縣東北音氏

夏

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

秋楚人伐陳。冬十

有一月杞子卒

成公卒子桓公姑容立

仲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在十年

齊已與鹿上之盟矣。忽以宋不與盟于齊爲討。非其本意也。楚勝故媚之。宋敗故侮之。是勢利之徒以怨報德亦是

背義之徒

計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冠絕終子魚之言得死爲幸。葬者。

或曰以宋襄之悞德而許之爲霸何也。曰此聖經之義也。齊桓既沒。鄒伯先朝於楚。小侯蟻附。楚遂與中國之盟。齊孝習惠坐擁大國。蒸然無志也。而襄公乃毅然欲繼齊桓之業。以攘楚爲心。伐從楚之鄒。此其志非聖人之所飾。取者哉。楚有僭王稱。夏之罪。譬如人之悍奴竊主人之爵位。據主人之田宅。而又夷戮主人之族屬。爲之子孫者。其不俯首聽命。轉爲之役。而有一人焉。視爲不共戴天。而與之鬪事。雖無成。不可謂非烈丈夫也。故齊桓宋襄晉文其霸

周云子文
其爲亂而
之耳
反掉有政

不同伐楚。則一也。伐楚之利。純不同。討亂賊。則一也。桓文
之霸。以其功也。宋襄之霸。以其志也。故戰國之世。能言距
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春秋之世。能言伐楚者。桓文之徒也。
秋。楚成得臣。子玉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皆陳邑。按
今俱在江。城。頃而還。城。陳。傳。傳。爲。二。十五。年。納。頃。子。張。本。子。
南。毫。州。城。頃。而。還。城。陳。傳。傳。爲。二。十五。年。納。頃。子。張。本。子。
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建。昌。臣。曰。子。若。國。何。以。子。玉。不
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貴。其。人。能。靖。者。與。有。
疑。有。必。持。功。爲。亂。不。可。不。賞。至。德。此。何。其。悖。也。自。非。賊。盜。小。人。
未。必。皆。有。是。心。子。文。何。樂。以。此。待。天。下。耶。自。斯。言。
出。人。者。懷。其。不。靖。反。加。厲。其。就。政。以。功。名。自。奮。耶。

吳草廬曰。考之經。唯見陳之服於楚。不見陳之貳於宋。蓋
以伐宋之後。鄭畏而朝楚。陳未朝楚。卽誣以貳宋之罪。其

汪云凡敘志
懷事都爲重
耳伏原

勢不至於滅陳不已也。頓小國近陳而屬於楚。陳嘗病
頓故爲城之。取邑城頓。本非大功。酬之爲太厚矣。朱子謂
趙汝愚曰。當厚賞侂冑。而不使預政。天理之公也。子文已
知子玉敗。闕君用其人。猶當諫止。而使爲令尹。主國政乎。
九月。晉惠公卒。程鑑經在懷公。明年從赴懷公。命無從亡人。重期期如字。
下音而不至。無敵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
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以未期而執矣。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
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辱而
也。補正。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
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
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諒有

之乃大明服。

君能大明
則民服

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

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二十四年殺懷公張本

仁親爲實父敬之忠君臣父子之間綽有可觀

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

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狂解謂不然則否

未狂解讀
同盟

不然則否。

謂同盟而辟不敏也。敏猶審也。方醒伯姬在杞而杞子之卒不以名告。辟不敏也。不名知舊史記事有詳畧而不可以義

不名知舊史記事有詳畧而不可以義

矣法求

杞之封爵史記無明文班固地理志謂武王封夏後東樓

公於杞遂謂杞爲公。爵不知東樓公云者。猶言陳胡公耳。

陳爲侯杞亦侯爵桓二年書杞侯來朝是也自後降稱伯

又稱子復復稱伯又復稱子傳明降爵之故云杞夷也又

曰用夷禮杞爲夏先王之後。屢世連綿大邦安得遠視爲夷。諸儒以晉驪杞田於魯。司馬侯謂杞卽東夷卽猶睦也。東夷如淮夷徐夷之類。春秋時最強。杞與偪處。故親睦焉。非必卽用其禮。况滕亦降爵稱子。豈亦夷乎。杜預范甯求其說而不得。以爲時王所黜。朱子曰。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叙復。豈有並其子孫而降爵乎。晉平篤於母家。何難請於天子復其故爵也。朱子述程氏過謂春秋時小國朝聘貢賦之多寡。視其爵之崇卑。可謂深中當日事情。蓋國小民貧。庭實多闕。因托言地處僻陋。不能如禮。以子男之會公侯者相見。禮者交隣之器幣也。當時霸國小國來朝。用伯禮者以伯書。用子男禮者以子書。春秋夷狄之君皆

注云此類敘
法也通篇不
識兼行極難
板變一路氣
去而精神已
注其非也連
奔秋其其其
夷通人
人每度照應
注云許多種
齊地從兒女
子以山後惟
史公得此節

稱子魯以其自貶於子故謂其自同於夷且謂其用夷禮
又謂其不敬不共蓋以幣之隆殺別華夷亦以物之厚薄
爲敬肆衰世之邦交也

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莊解事蒲城人欲
戰重耳不可曰保晉恃君父之命而享受其生祿孔西人以
生於是乎得人以祿有人而按報也罪莫大焉吾其奔也
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趙夙顓頊魏武子魏司空季子口季
也時加毛賈陀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疏云狄人
齊氏臣有食采曰邑字季子而爲司空故名氏互見也狄人
伐廬咎如反咎古刀反廬五罪反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
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趙宣
僖重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
由反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

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前將死。不請待子處。

秋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按九年獻公卒。

有適齊之志。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年晉伐衛。傳出於五。

鹿。衛地。接屬。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

曰。天賜也。故以爲天賜之。齊桓公妻之。

有馬二十乘。四馬爲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

桑下。齊桓公既卒。桓公妻之。麗妾在其上。以告姜氏。重耳。姜氏殺之。

故殺妾以滅口。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

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我解懷人之龍。

足。以敗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道之。醒以戈逐子犯。無

志。故怒。疏云。晉諸逐子犯。日若。及曹曹共公問其駢脅。欲觀

無所濟。晉食男氏。內其知。願。及曹曹共公問其駢脅。欲觀

懷安敗名。其

雄或謂得
志無所與
則皆憤憤
也女子之
言絕
者云
有相何
為無祖之
謂至受
知時以
塊之凡
叙宋只一
更錯
處高以從
者說

其深裕薄而觀之

謂之幹幹此也骨相比迫若一骨然陳傳

為後侵傳

反深力果反薄音博

反深力果反薄音博

傳負焉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

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

按若若人也官以若人相夫子必反其國

謂在夫子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

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

其首也子盍蚤自貶焉

自貶自別乃饋盤飧寘璧焉外之矣

故用盤飧寘璧中不欲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也

以馬二十乘按天下可與國晉者齊楚為大宋次之自及鄭

鄭文公亦不禮焉

按為三十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也

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

君其禮焉男女同

姓其生不蕃也

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子故曰姬出

離外之患

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

而求末二段
一步拘欄
步段各自
爲結此獨用
昭結遞入特
作系結以要
其終

正云起結把
忠孝大題目
作大折場五
作段之須得
此領承接應

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子欲南遊楚而鄭睦於楚乃適鄭不禮直造鄭都遂爲子玉所忌安能納之秦既絕望齊宋楚又無能爲則山窮水盡矣適子固自秦逃歸秦伯有招致公子之志楚子秦伯納女五
人懷嬴公故號爲懷嬴與焉奉區沃盥既而揮之盛水器也盥洗手也沃澆水也懷嬴奉區澆水令公子洗怒曰秦晉手按揮之公子揮嬴使去也杜解誤豈古後反怒曰秦晉匹也何以身我公子懼降服而囚史問蒼展展無辭會臣懷公卽其未配乃穆公他日公饗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之女便是文公之甥
有文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公賦六月小辭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宗於海喻秦公賦六月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晉必能匡王國陳傅暉詩始于此
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階一級辭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或曰公子與齊桓宋襄遇自有一番知己之論乃一語不
載而啁啁紀如許見女子言何也曰公子復國復於嬴氏
之手篇中懷嬴與焉正其點晴處也嬴氏初贅子圉館甥
四年乃棄之而逃晉語云穆公召公子於楚正在此時未
幾欲以嬴妻之而恐其有子圉之嫌也於是納女五人命
侍左右如媵妾然既而奉匭沃盥文公知懷嬴亦與毅然
揮去之以瀆倫之可醜也亦云嬴以家勢壓服公子且訴
於穆公降服請囚非得已也史記云重耳初謝後乃受之傳於狄詳季
隗之言於齊詳姜氏之事卽僖負之妻冀免夫於難下篇
又述趙姬無非反照嬴氏夫乃知與塊贈馬觀浴不過經
歷之波瀾爲後文伏脉而鄭楚交贊二段不過爲贅秦作

過○遞○可○知○秦○伯○以○爲○快○婿○羸○亦○以○爲○蓋○世○之○英○而○不○必○更○
贅○一○言○也○雖○然○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君○子○不○爲○羸○氏○爲○穆○
姬○之○女○懷○公○之○妻○顧○覲○顧○以○爲○婚○媾○豈○非○不○義○之○大○者○哉○
秦○穆○不○能○成○人○之○美○而○陷○英○雄○於○不○義○文○公○山○窮○水○盡○無○
以○堅○持○初○志○而○五○臣○坐○失○事○機○不○能○輔○公○子○以○有○國○而○隱○
忍○爲○此○皆○可○惜○也○夫○始○則○見○親○親○之○仁○後○乃○勉○匡○王○之○義○
未○嘗○不○正○而○本○領○不○偃○內○多○愆○德○他○日○事○業○功○罪○相○半○職○
是○故○焉○

按外傳晉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平鄭使屠岸夷迎公子重耳於狄舅犯不可曰因喪得國何以導民遂謝里克人莫不仁公子而吾以爲舅犯之言非計也於是奚齊與卓俱

弑矣。主晉祀者非重耳而誰。他日文公謂寺人披曰。女爲惠公求殺予。汝中宿至。則狄之於晉二日可入其都。斯時里克孤突七與大夫下及奄豎莫不延頸以待公子之入。使五臣者能如鮑叔牙以莒師從間道疾行。則有國如反掌。卽惠公輾轉行賂以西師來而吾已擐甲禦秦人於河上矣。若之何。守匹夫之硜硜者耶。或曰。里克弑君之賊。賊可與立乎。子犯之所以謝絕也。曰。非也。豎牛立叔孫昭子而卒逐豎牛。丁公戴於漢商而卒斬丁公。大義所在。可以並行不悖也。然則公子之辭秦使子犯仁親爲寶之旨。其亦非歟。曰。據桓弓秦穆之使弔也。在奚齊未弑之前。猶子因以爲利。是反父命而稱亂也。里克平之。迎公子也。在奚卓

均結之後是以亨屯傾否者爲仁其親而秦越其親則忘
親之甚者也萬一國虛無人他人襲而有之祖宗不血食
仁親者固如是耶至後惠公得國晉有君矣公子畸嚙齊
宋曹衛俱俱無稅駕之鄉予塊之辱侈爲天賜何始則仁
而卒以利也且五臣斯時獨不知秦晉之已隙乎不適昏
姻之秦而投虎狼之楚欲其置雄才大畧之晉君爲已敵
其計爲已悖矣公子復以大言翹過幾膏子玉之又五
臣之知在鴻門謝楚之下又在聞雷失箸之下也嗟乎始
則請囚謝罪繼而絕惠珍懷其於親親之誼爲何如者舅
犯人傑也乃舍仁義之師而爲爭奪之計哉

經

乙酉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

此亦以議兼
行松野五事
作一篇爲晉
文繼新其德
俗惡作用寺
人頭須兩段
見想可忘趙
飯今惟二段
見他篇報而
總歸之於天
把德惡兩字
盡其精其

王出居于鄭

杜預張王也議王蔽於匹

晉侯夷吾卒文公位定

而後告按史記惠公之卒在去年九月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杜預納不書不告入也

入國不告則何得獨告惠公卒不知文公爲惠公發喪及河子

以掩殺國之迹自同於兄弟繼位而不告以秦納也

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杜預羈縻馬繮頭

列反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

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左傳諸言有如日有如河

也之謂投其璧於河質信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

午晉師軍於廬柳懷公遣軍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

於郇按今山西猗氏縣西有令狐城其西北爲廬柳臨晉辛

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王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

時不遺事乎
乎呂御其官
之謀其能與
知乎故曰彼
國有公于文
公者也
遂夫人叙於
其用賴此一

汪云初字延
叙却即從偷
僕類叙

張云觀何必
弄居者何則
頭須之逃且
漸迷歸吾國

言若反齊桓已將行者甚衆豈惟刑臣披奄人故公見之以
難告告呂卻欲三月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已丑晦公宮火
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按呂卻二子大
謀篡國然惠懷皆賊而身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公
殉不悔亦忠於所事者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故以兵衛文公趙盾門戶僕
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故以兵衛文公趙盾門戶僕
謀之事皆棄卒共之按綱是大綱紀綱是細綱僕者使用之人
也言大小事皆僕代理之晉侯會秦伯於王城殺呂卻內難
既平即從王城至初晉侯之豎左史頭須一日里守藏者也
秦過夫人以歸初晉侯之豎左史頭須一日里守藏者也
其出也竊藏以逃文公盡用以求納之求納及入求見公辭
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韋昭云沐則低頭
謂此心豎立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
起故所謀反常起故所謀反常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
縶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難匹夫懼者甚衆矣

馮云原特地
進歸陳臨其
自來將脫勢
利自見其妙
於子以爲附
一筆而獨附
叙叙說並無
一句逆順起
言正句句激
射思筆也
子餘辭不臣
同是勢利得
能言也足說
子餘已割割
大
並云姬氏如
以時括爲嗣
趙氏安能幹
弱則開趙姓
者姬之力也
介母不求知

僕人以告公。遽見之。言棄小怨。所以能安樂。扶求納重。狄人耳。不一其人。惠懷無親。於此驗之。歸季。魄於晉。而請其二子。伯條。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叔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趙姬女。文公請逆盾。叔魄與其母子餘。字衰。辭姬曰。子之邑。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國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魄爲內子而已。下之。卿之嫡妻爲內子。皆非此年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文公蓋因狄人歸季。魄逆終言叔魄。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文公之語。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助。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寶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已力。不亦極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已力乎。下義共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欺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曰。尤而效之。罪又

城郭相爲
變野相爲
墟矣

提出天字
爲河而下
如破竹貫
之爲而爲

國。且。出。怨。言。不。食。其。食。言謂上下其母曰亦使知之若
何。既不求之且欲令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
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也。俱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
不。獲。以。綿。上。今山西泌源爲之田曰以志晉過且旌也善人
此五節爲一大篇。叙晉侯得國後事。以君臣夫婦兩意。間
寫明寤暗寫總。以趙姬斥子餘得寵而忘舊。句爲主。首節
統冒。子犯與齊姜謀醉重耳遣之及醒乃以戈逐子犯。此
可與其安樂乎。子犯急流勇退。趙女子謂見利不顧其君。
非也。蓋已知其必忘舊矣。及朝武宮殺子圉。正得寵之日。
也因以助我者爲功。害我者爲讎。從亡者爲德。從惠懷者。
爲怨。方欲遠逐夫人。大施報復。然國勢新立。秦師既歸。固

不能無旣旒也。二三節當合爲一大段。得國之後。又賴
岳翁。削平內患。故親造新昏。分外加禮。而却以寺人頭須
兩番危厲之言。叙在前後。以見怨不必報。而深慨晉文之
不然也。第四節是寫季隗事復國之功。秦嬴第一拔則
錄其告難之德。而拔其斬祛。豎則予其求納之功。而忘其
竊藏。公於報施。可謂明甚。若狄之季隗。爲公元妃。請終待
子。固有德無怨者也。乃聽其自歸。而以視夫人嬴氏。炎涼
迥別。因借趙姬之斥子餘者。曰得寵而忘舊。遂爲晉文之
斷案。末節述介之推事。暗照齊姜姜殺翟姜警懷安。與
子犯謀遣公子。高出季隗一等。其肯向得寵忘舊者。享一
日之庸福耶。桓公旣卒。孝又不材。齊不見歸。晉不之逆。而

養終老。齊宣明人詩云。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能不懷介推之心耶。蓋上節專言夫婦。已照起君臣。此節專言君臣。已激射夫婦。推言復國由於天命。於貪天爲己力者。一番痛斥。又云。且出怨言。不食其食。語語爲齊姜吐氣。然則晉侯賞功。凡寺人豎子。並樂自獻而憂。然物表者。一介之推。晉侯歸國。凡君臣患難。絲蘿相締者。無不斷至而夷然不屑者。一齊姜篇中。並不明點姜氏。但將其事之子犯入手。一寫令人想見與謀者何人。末節詳述推事。恍然筆墨中。有一無字之齊姜也。總歸到得寵忘舊本旨。綿上志過之言。恰與白水之誓相應。而終寂然於姜所謂忘舊也。傳每以今事補前事。寺人求殺於此。方說明文。

注云特用
此句與通
則信相準

羸珣在九人。至文六年。趙盾語中始補出。史家得此。法省
如許。筆墨。晉文一生。苦於德怨。上太明。侵曹伐衛。倚怨
也。請隧圍陽樊。恃德也。而不知皆陷於不義。寺人披引桓
公相管仲。則仇可忘也。頭須。國君仇匹夫一語。更爲千秋
龜鑑。趙姬。則又進一層。怨有不仇。而德不可不報。介之推
則更進一層。臣之與君。本不可以爲德。有求報之心。便是
貪天功。爲己力。俱爲晉文針砭。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在二十一年。滑師還。又卽衛鄭公子士。僕
堵俞彌。鄭大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二子周。如鄭。請滑。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屬公。爾也。此食起以著鄭罪。亦以
見子孫之則。厲公討平。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爲滑請。

此明天王出
居之山光前
治後叔特諫
以鄭作兩層
寫上層言不
必伏鄭下層
言不可以秋
以鄭作秋女
不可爲后其
理更明不煩
新義末段詳
叔叔帶結出
天王居鄭而
不廢於叔之
言於太叔
居而女德
無庸之志
周公召公相
計此說

卷十一

卷十一

曰

不聽王命而執二子謂趙盾與中王怒將以狄伐鄭富

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土以德撫民按民其大親親以相

及也按次序也其推行之序則昔周公弔二叔之不成故封

建親戚以蕃屏周成以政懷亡故廣封其兄弟其下文

方列文昭或以二管蔡即雷魯衛毛時鄭雍曹勝畢原鄭鄂

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也按管今河南鄭州治麻管城

陝西咸陽縣北有邢晉應韓武之珍也南齊魯魯山二縣界

有應城今在都縣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亂也亂嗣也今河南尉

山東金鄉縣西北名穆公周卿士名惠周德之不類也善故糾

昨今河南鹿邑縣名穆公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族

也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名穆公於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

詩公之樂歌常曰常棣也之華鄂不韡韡華外晉不韡韡言

詩屬小雅

成言鄭教王
使安陽言四
造曰此以其
先世言之言
不可沒其先
德而棄之也

摩則強盛而有光輝
韋然。韋鬼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致隆輔之盛其

四章曰兄弟閔。問訟貌。于墻外禦其侮。言內雖不和猶宜

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也。親也。天子不忍小忿以棄

鄭親其若之何。庸也。黜親親也。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卽

從昧與頑用歸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卽

恭齊崇。鄭有平惠之勲。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又有厲宜

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友也。鄭納之是其勲也。又有厲宜

投寵于子華也。三良叔詹皆叔政。於諸姬爲近。昭之

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

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歸狄皆則之四姦

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當周公時故

周公作可
層台公只以
一謀納入極
變化

爾弗聽有主
之者

雖出類拔
子與下段甘
昭相照

詩益神義

卷之十一

三

德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

屏周名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召公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淪

周名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變周名親民未忘禍王又與之

前有子類之亂中有叔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王弗聽使類

叔桃子大夫出狄師夏狄伐鄆取櫟孫懿何不以書王不以

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

倦矣施者未厭施功勞也有勞狄固貪恤王又啓之女德無

極婦怨無終無乳施殺人取財曰恤附誌言婦女放蕩之德狄

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甘昭公主子帶也

南洛陽縣西南有甘城甘水帶自齊色驪仍食惠后將立之

采於甘作亂被誅立後子論想見天王

未及而卒昭公奔齊齊在王復之二十又適於隗氏所

至此三立
子之萬無
伯也皆二人
之也

極其禍患
伯富辰之言
左據

立狄王替廢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率大
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周禮王之御將禦之王曰：先后惠其
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欽。周禮王之御將禦之王曰：先后惠其
人納之秋頹叔桃子率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
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原毛皆采邑補註：夷狄犯京師，獲大臣
伯富辰以其屬死之王出適鄭，處於汜。汜，鄭南也。接在河南
則五子皆死節之士大叔以隗氏居於溫。

鄭不從王命，又執天子之使臣，其罪大矣。然何至使頹叔
桃子出狄師伐鄭？二子者，叔帶之私臣也。請滑伐鄭，二事
皆叔帶使二子爲之。朱氏曰：二子將欲叛王，皆爲叔
帶謀也。若果出王意，豈伐鄭而復出居於鄭耶？其說是也。

蓋滑久服於鄭。屢爲衛文所誘。反覆不常。衛諫滑知。食
戾之鄭文。必不許也。伐之而鄭交離矣。因伐鄭以立隗。又
替隗以怒狄。而叔帶於以坐受其虛。襄王仁孝。性成。其
於叔帶。嫌怨悉捐。委以心腹。故富辰兩次進規。皆所不納。
辰諄諄於兄弟之國。曰。外禦其侮。又曰。民未忘禍。已陰知
其謀。而未敢顯斥。故危言刺之。而王不能喻也。叔帶之罪。
浮於象。其漂搖王室。甚於管叔。兵已犯闕。御士欲鬪。猶曰。
先后其謂我何。幸而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譚伯。相繼
赴敵。王可適鄭。不然。其將貽以衛桓之及。鄭昭之矢矣。而
曰。上慰先后。下傳書敗獲於王出之上。爲王危之也。乃
友至舜而極。然其於象也。封之有庠。未聞長處官禁也。源

十卷之第四
子華

注云層層
結又一法

源而來。未聞誰。源庭內也。襄王篤於友愛而不能制之以
禮。卒使奸宮禍國。匪曰愛之其實害之。此非孝友之過。孝
友而不知道。則不得爲孝友也。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莊十六年。好聚鵠。冠爲冠。非法

之服。政云。請與鳥。漢書尉陀。獻文帝。聖鳥毛。請尹。爾反。鄭伯。陽而惡之。非法。使盜誘

之。八月盜殺之於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哀。猶適身之災

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詩言思。刺小人在位。言子臧之

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矣。詩小雅。詩遺也

遺。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夏書。遠書。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

受。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下相。稱爲宜。疏云。此書大禹。模文

按。子華既。族子。藏出奔。當敬。懼相。晦而異。服自。棄便。與所。處

地位。絕不相。稱。宜。鄭伯之惡也。引。書。天地。喻。父子。即。管仲。子

之說也。

俞云三代時
勝國者改
歷年長久
故禮節見
出厚之遺

子使告伯
罪責之故於

呂東萊曰鄭伯之怒不在冠也特遇冠而發耳已萌於子
華賣國之時矣按宣三年傳云子華得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間禮於皇武

子傳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禮焉有事祭

故謂以祭謂之有喪拜焉宋弔周喪王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事

宋公有加禮也禮物事加厚

宋成公賢君也何至忘不共戴天之讎而輕身朝楚蓋齊

桓既沒晉霸未興新敗之後不得已爲安宗社之計其如

楚也不知若何吞聲飲泣而強顏將事也迨晉文初立翻

然歸晉而楚遂爲緡之圈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按言母弟至

齊於其國其
於季夏只點
一辭爲下文
伏案
解扣顯赫

帶鄆在鄆地

社解鄆

政告叔父

天子謂同姓諸侯曰叔父

城文仲對曰

天子蒙塵於外

不敢

不奔問官守

官守王之事臣

王使簡師父告於晉

使左鄆父告於秦

二子周大夫

天子無出言曰天王出居于鄆辟

母弟之難也

天子凶服降名禮也

凶服素服降名稱不製

春秋於天王事尤極恭謹後此天王居於皇居翟泉在魯

內故不書出襄王鄆在鄆地雖與畿內不同然天子天下

爲家有事則曰巡曰狩而不言出所謂天子無出是也今

何以書出居蓋避母弟之難素服降稱不殺自同於諸侯

之出奔以待列國勤王之師史官因其來告而書之耳出

者逃也因難而避居於鄆也聖人存之以著天王凶服降

名之實表其逃難脩省之心非有所貶也公羊以爲不能

名之實表其逃難脩省之心非有所貶也公羊以爲不能

三事用三禮
呼先代也示
脩省也尊天
子也俱有先
王之遺教或
謂鄭禮未以
朝廷故禮王
曰古於祭禮
故而不不至
則御尚有祭
禮皆修說也

乎母杜氏謂自絕於周常山劉氏謂才出畿內卽非王有
皆非也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宜多省視官具于汜三子鄭大夫
稱正官官同

具器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得先君饋
已之禮

衛人將伐邢禮至夫衛大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知國子

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爲明年
滅邢傳

經丙戌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夏四月癸

酉衛侯燬卒○子成
公繼立○宋蕩伯姬來逆婦杜娶伯姬魯女爲
宋大夫蕩氏妾也

自爲其子來逆婦姑存之○宋殺其大夫未闕○秋楚人

醉婦人越竟迎婦非禮故書○宋殺其大夫未闕○秋楚人

圍陳納頓子于頓頓子陳而出奔楚○韋衛文公○冬十

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泚孔疏實地按喪未踰年
故衛成公降名稱子

傳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

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

按此史官之例禮至爲銘曰余

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惡其不知恥呂說春秋有一禮至人固已指爲異物孰知後世爲禮至者千百

耶

未已

諸侯滅同姓多矣而獨名衛文其義云何蓋深惡痛絕之也邢周公之裔且與衛同爲狄滅獫狁齊桓並存今以小嫌陰謀以滅之劉氏敝所謂詭計險謀使臣反其君下畔其上雖有道之國不知所備不得與他滅國者等傳備載禮至銘辭卽是奸人供狀以發明書名之義齊桓之卒晉文未與諸侯相率朝楚楚人竟主夏盟宋執節子而祭社楚執宋公以伐宋自宋襄公卒齊宋大國無不南向者且

此晉文反國
第一功而敗
來却不善短
是天子樂處
則晉師不
何下下五
私意也勝
秦師欲事其
功也至季禮
命有禮過陰
矣忽繼之以
請隨國陽城
勸王朝王太
題曰成利
邑二字傳最
形容也

陸渾偏於王畿王使執於侯國魯封須句衛屋邢社戎稍
燕息狄更鵬張天子出居茂茂乎不能守其社稷苟非晉
文繼顛則衰周一綫以及泗上小侯其能終春秋之世乎
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經史開卷穆公生平）狐偃言於晉侯
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宜
於諸侯今爲可矣（莊解晉文侯仇爲平）使卜偃卜之曰吉遇
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於阪泉）公曰
吾不堪也（文公自以爲已當）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
也（言周德雖衰其命未改今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
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下
離上之睽三三（兌下離上睽大有）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
附註此直舉本文九三爻辭未及於變卦戰克而王饗吉
也其下至天爲辭以當日乃說變卦義耳

此叙論開行
以神之神
爲文之波瀾
而新者之
基業情傾

孰大焉。

言卜筮

且是卦也。

方更總言二卦之義不繫於一爻

天爲澤以信。

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

乾爲天。兌爲澤。乾變爲兌。而上

天子降心。逆公之象。

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

言去睽。睽在

天子降心。逆公之象。

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

言去睽。睽在

天子降心。逆公之象。

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

言去睽。睽在

天子降心。逆公之象。

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

言去睽。睽在

天子降心。逆公之象。

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

言去睽。睽在

天子降心。逆公之象。

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

言去睽。睽在

天子降心。逆公之象。

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

言去睽。睽在

天子降心。逆公之象。

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

言去睽。睽在

天子降心。逆公之象。

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

言去睽。睽在

天子降心。逆公之象。

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

言去睽。睽在

樊不服圍之。會葛人。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取其土而向不忍服，鄭陽樊不忍服，晉民不輕棄周如此。

晉侯納王，且行朝禮。此春秋所未經一見者，而聖人沒而不書。或曰：以其請隊圍邑也。然罪與功兩不相掩，豈因罪而并沒其功？崔氏、趙氏、黃氏因謂王久居踐土，晉侯既克楚於城濮，而後王歸成周，則三傳皆妄。夫經畧而傳詳者多矣，安得遽斥爲誣也？望溪謂魯史以魯不與事故畧而不書，疑之者曰：晉侯欲求諸侯，必以其功告魯，安敢不書？予曰：望溪之言是也。此時晉文初起，仲遂構怨於齊，方乞師於楚以伐之，夫安知晉之霸也？故天王出居以魯奔問。

官守而書也。納王朝周以魯不與事而不書也。聖人不得而增。然又以爲忌晉之功則不然。蓋魯與晉無怨。直謂他人之功於已無與耳。何忌之有哉。一勤王大義也。而先之以求諸侯。則伯者之心也。然子犯之謀。猶是公私兼舉而公則一於私。阪泉之兆。以黃帝爲周王。其所戰者。乃叔帶也。非吉而何。公忽以帝自疑。幾忘周天子已伏請隧。國陽之根。平糴之後。因而朝王。亦大義也。不比河陽之符。朝於王所矣。乃侈然請隧。王拒之。傳接啓南陽於後。知南陽之田。非天子所樂予也。拒其請隧。不得已。賜之田三邑。不服公然稱兵於天子之畿內。倉葛一呼。足視晉人之魄。以義始而以不義終。其後事多類此。傳以魯史未備。故功罪並

秦師遂出而
不納王故取
析以賞之子
毛遂秦師不
及故因陳納
項以償之而
事一局
計許多說
數語驚張
亞伯而明

著之

秋秦晉伐都

杜縣都本在南密素楚界上小國按今在河南

楚闕克

申公屈禦寇子邊以申息之師戍守南密子屯兵於

析以爲秦人過析限入而係與人以圖南密昏而傳焉

南密援秦人過析限入而係與人以圖南密昏而傳焉

名白羽限隱蔽之處係與人詐爲克析得其因俘者皆而

傳城不欲令南密知因非析人析今河南鄧州南有所限山

背坎血加其傷與子儀子邊盟者餘血加盟書其上之南密

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盟後疑二子已非秦叛見乃降

秦師秦師因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析戍亦楚

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不後言晉者遂圖陳國陳納頓子于

頓能納頓子蓋中國唐小夷伙反借之爲義舉也

傳大書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讀者以爲秦伯當不知若

冬三日糧原

原將降矣

晉侯問原守

何作爲而深惜晉侯辭之不令一展其才及請至過析園
商密機詐橫生遂虞子儀子邊夫乃知秦伯爲之有其不
及無或過也雖然以赴王室之難來以囚楚臣去尊周特
楚能世守之豈非霸者之羽翼哉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莊解問也音度出曰

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

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還原伯賁周守

夫於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狐毛爲溫大夫

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杜解莒以元年鄭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披也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

前古列傳

緩而弗食。言其廉且仁不忘也。徑猶行也。

故使處原。

從披言也。

齊霸正盛。多魚漏師。晉霸方新。勃鞞預政。柳州西山諸公之論。自是不刊。或曰。鞞之對動。之以豆粥麥飯之威也。不知於翟於齊。如好看作等閒。豈驗何有。子餘爲從亡功臣。又爲公婿。原守之間。胸中已有成竹。鞞待簡小善稱之。並不說起大功。若說大功。則功臣不少。何必得原富處其壻。蓋公曉其壻欲避其名。此鞞之巧於迎合也。

讀左補義卷十二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壘 按

僖公五

經丁亥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丁向

杜解導速衛大夫莊子也。○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

向官地按今山東莒州。○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

弗及公逐齊師○夏齊人伐我北鄙

林解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自隱以來以兵加我君大夫將皆

見齊懿之可褒而書焉可知齊人書君史文詳畧不同大衛

夫將者大夫自襄十七年齊高厚始逐春秋惟祁莒稱人衛

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不可必全得歸本不可謂之假

趙氏曰管子
知魯青平於
已故必躬親
二國既從衛
以大夫受款
而已

謝云齊侯命
由通魯首邱
下詳來乃虛
實互用法
明使之文仲
使之也者君

信故皆以乞爲名。○秋楚人滅麇以麇子歸。麇楚同姓國湖廣歸州有麇子

城。○冬楚人伐宋圍縉。○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莒平公。莊解莒夷無以號爲稱寧莊子

盟于向尋洮之盟也。洮盟在前年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會通會助無齊人怨之

宋納孝而公拒之。又與楚爲薄之會未聞遣一使於齊也。

故齊孝來伐以此二盟爲辭。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詳說衛之強大

齊出師而魯君臣畏其由公使展喜犒師。杜解勞齊師疏

三取用事賢者無以遠也。公使展喜犒師。杜解勞齊師疏

禮欲以義服齊明不以略免。○嗚苦報反。使受命於展禽。杜氏展名獲字

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

其知之否

謂人太公以

起桓公

江公則君子

小人則與王

城皆相仇而

中則齊來無

以他爲避

言不言齊

以保齊而

爲不致保

言齊保

言齊保

言齊保

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言執事不敢斥尊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狩物未成故言居室謂如當訓似是也縣罄縣作罄字通借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書在盟府犬師職也主之師兼主司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貽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不聚衆保守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春秋西鄰公追齊至鄒故齊侯怒公前至魯境雕敝景况

不加審紀妙
同覆

盡入目中。故整旅復來也。不然伐北鄙在魯境外。室如懸磬。何以知之。且夏爲卯辰之月。何至草猶未青乎。傳著衛人伐齊於伐北鄙之下。蓋衛以偏師伐齊。雖不足以寒齊侯之膽。然國已被兵。而君猶在道。未免驚慌。和聖廟定此意。使展喜乘其未入魯境。以大義折之。可以立時歸去。則衛人伐齊二語正全篇眼目也。何恃不恐。提出先王之命。盟府之言。又述乃父桓公扶災恤小一段功業。今君嗣位。當繼桓之業。使先人功烈不墜於地方。爲秉賢之子。乃以霸業讓入。盟狄盟楚。事事反乃父所爲。而彫敝之隣。稱兵構怨。無已。豈非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五字直令愧死。無地。隨以君必不然掉轉。所謂和而介也。敝邑不敢保聚。

乃不敢以不肖子視君耳。孝公如有血性，定當發憤自雄。爲齊國繼霸之主矣。仁人之言，其利至博，非徒解魯難，亦以訓齊侯。尼山未鍾大聖，東魯先有至人。此夫子所以痛恨於蔽賢之臧文仲也。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

杜預：襄仲居東門，故以爲氏。臧文仲爲襄仲副使，故不書臧。

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言其不臣，事周室，可以此與齊而伐之。

荆舒是懲，奚斯作頌於前。今誘荆伐齊，是引封豕豺狼而噬我姻親也。齊亦援盟，衛之言復之，和聖不深恨乎。蓋退師則受命乞師，不與知。卽此便是文仲蔽賢之實。前不親謀柳下，而使展喜，是與君子臭味不親。今乃身隨襄仲而獨見子玉，是與小人氣類相合。齊宋絕無抗天子事，而

云不臣大抵告難諸侯時二國未嘗奔問官守故展以此爲辭。

夔子不祀

祝融與鬻熊

杜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夔楚之別

封於亦世

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擊有疾鬼神弗赦而自

竄于夔

熊擊楚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爲夔子疏云擊熊繹元孫有疾楚人廢之而立其弟熊延吾是

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

子闔宜申西帥師滅夔以夔

子歸

楚得夔其地直冠巴蜀楚殺夔子於夔以楚之食也亦無益也

或曰經夔子不名夔無罪矣然則經書名者豈皆有罪而應滅乎不名告辭畧不知名也劉公是云衛祖康叔不敢祀后稷魯祖周公不敢祀公劉祝融猶后稷鬻熊猶公劉寧可復責此二國耶楚特利其土地耳

此宋
故去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在解重耳之出也。宋襄公贈馬二十乘。叛楚即晉。林解四年朝楚爲平至是叛楚即晉按先儒謂傳凡言叛楚當云棄楚背楚其說是也。冬楚令尹子玉司

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宋被圍六越月嬰城死守。內外接應必不肯與楚平也。觀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想見此時王帛皮幣犇戰入晉而於秦於齊又不知凡幾也。蓋殺父之讎創鉅痛深宗社之外皆非所計。至城濮戰後。額不敢出關卒死於絀而襄公瞋矣。

郕爲城濮失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杜預左右謂進退在已。襄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逼齊。楚申公叔侯成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魯之。不。義。莫。大。於。此。襄。仲。爲。之。也。然。穀。何。嘗。爲。魯。有。靈。寘。雍。於。穀。以。納。雍。者。誘。雍。以。援。魯。者。誘。魯。佯。與。魯。結。特。審。申。叔。一。軍。伺。其。動。靜。如。夾。者。閒。閒。置。子。到。後。來。無。非。要。譽。也。下。篇。狐。偃。曰。齊。宋。免。矣。以。成。穀。與。國。宋。同。觀。可。見。手。和。寘。見。楚。人。底。衰。桓。公。六。嬖。之。子。皆。不。材。七。大。夫。桓。餘。子。也。並。仕。於。楚。可。見。召。陵。之。盟。不。特。諸。夏。頌。桓。之。功。卽。荆。劉。未。嘗。不。服。桓。之。德。

經

戊子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將事弟

昭公

立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杜歷三月○乙巳公子邴帥師

入杞

弗地○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孔疏傳云楚子及諸侯圍宋

宋

是楚子親來也明年執曹伯之下怡云楚子入居於曹使

子玉去宋是楚子去後子玉獨留宋耳按此則圍宋時弟

臣通更無所主名故十有二月甲戌公與楚有好事而往會之疏云總稱指侯一事而再見者前日後凡常例也

公與楚有好事而往會之疏云總稱指侯一事而再見者前日後凡常例也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說見二十三年杞子來朝

卑杞杞不共也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莊歷前年齊再伐魯不廢喪紀禮也弔贈之數

秋入杞責無禮也責不共也

僖公前趨於齊今趨於楚其於杞則春來朝而秋聘其國

媚強侮弱何以安伯之心乎公於天倫薄矣

楚子將回宋使子文治兵於睢莊歷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

終胡而畢不戮一人終胡自見及食時也子文

於蔞子玉為令尹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林歷以失國

十二僖公

八除敗之機
已伏
一賀字作三
用批駁

二語城濮一
篇之綱

一於是倒起
下四於是來

老皆賀子文。伯孫老病大夫致子文飲之酒。薦賈。伯孫叔敖之
父尙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
玉。曰。以靖國也。此舉其前言以非之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
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
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
有。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按入者戰勝而歸也。左逸邨之
夫子寅敗楚而飲他。讀也。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社解宋公孫如晉告急。先軫曰
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報宋贈狐偃曰。楚始得曹
而新昏於衛。衛皆已剛楚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前年是使申以偏齊於是乎蒐於波廬作三
侯成貳以偏齊於是乎蒐於波廬

軍

閔元作晉獻公作一謀元帥

帥

中軍

趙衰曰

郤縠可

臣亟聞

其言矣

說禮樂而敦詩

書詩書義之府也

禮樂德之則也

德

利之本也

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賦

納取也功也疏

君其試之

乃使郤縠將中軍

郤縠佐之

使狐偃將上軍

讓於狐毛

使狐偃將上軍

讓於狐毛

而佐之

命趙衰為卿

讓於樂

枝

貞子也樂

枝

貞子也樂

先軫使樂枝將下

先軫佐之

荀林父

中行

御

我

魏犢為右

及先軫死

又讓於

且居後

季曰見冀缺而薦

之為下

公

特范宣子能議其下

皆讓皆

如趙盾

之也

晉侯始入而救

其民

其民

二年欲用之

年二十四

子犯曰

民未知義

未安其居

則苟

生

於是乎

出定襄王

二十五年

定襄王

入務利民

民懷生矣

將用之子

犯曰民未知信

未宜

明其用

未明於見

於是乎

伐

將用之子

犯曰民未知信

未宜

明其用

未明於見

於是乎

伐

人用三

信公

原以示之信。伏原在二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不能以

辭。重言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

蒐以示之禮。蒐順少長作執秩主爵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

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國穀子玉去朱一戰而伯文之教

也。謂明年戰城濮孫解由晉侯以文德教民故也

城濮之役晉侯第一偉畧也。夫子雖病其譎未嘗不大其

功傳體經義力爲是戰鋪張而此一篇以臨時選帥平日

教民二意爲主戰之勝敗係乎帥傳先從子玉叙入見楚

之敗由帥非其人城濮之帥原軫也宋使方來而報施救

患取威定霸已括城濮一篇大旨作三軍謀元帥非軫而

誰而趙衰忽薦卻穀似故抑原軫然說禮樂而敦詩書矣

剛而無禮正相反。與後篇上德德攻者正相合。殺如不死。必用軫謀以其有針芥之投也。戰之勝係乎民。未有文德不脩而武功成者。文德養教之謂也。純則爲王。假亦爲霸。晉自戰韓之後。幾無一卒可用。晉文初入一番振厲。示信示禮。示義。加以訓練。它日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根本全在於此。故臨時決勝。功在先軫而戰。之所以勝者。子犯之力也。楚頑執宋子孟。敗宋於泓。襄以傷斃。其子成公不肯終於事。雖豈非令子哉。楚前此猶夏猶自出師。至此則牽帥陳蔡鄭許圍宋。而魯且走會於圍城之下。又得曹衛更服齊宋。則中原大勢去矣。觀其將圖宋。卽選帥。帥定。卽至宋。雷厲風迅。使中原人人自

危豈獨宋哉。然後逼出末段。方見徒薪止沸。如解倒懸。後子玉死。晉侯曰。其子毒也已。說者謂有喜聲出。不知此一結作者。早自傳其喜聲矣。子女狠心。實見子玉有揮霍才可以毒中原。豈知飲醴策勳。轉屬他人也。子玉伏辜。子文漏網。武侯衛亭之敗。以誤用馬謖。上書貶爵。子文安得望其項背哉。救患定霸。本無病。加以報施。取威四字。其中便有流毒。後此執曹伯。酈衛侯。諸弊政。皆先軫其爲之。

經

已丑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

卒

戍刺之。程解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書刺。首

有

異則楚人救衛。高氏曰。非善之也。○三月丙午。晉侯入曹。

執

曹伯。界宋人。楚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皆欲怒。○夏四

月已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城濮衛地○漢音卜楚殺其大夫得臣楚以違命告按○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

踐土王子虎臨盟不同秋故不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

下踐土受盟非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

祭澤縣西北有踐土臺陳侯如會晉宋不及盟故曰如會公

朝于王所師故曰王所○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其復

位曰復歸晉人咸收武之賢而復衛侯衛元咺出奔晉元咺

夫衛侯之入由於叔武故以國逆爲文許氏曰莊公女

○陳侯欽卒共公朔立○秋杞伯姬來來寧戚風毒入

杞之怨○公子遂如齊聘也○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

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宋襄公

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蓋主會所次非襄貶也疏云

宋襄稱子在九年癸卯會陳懷公稱子在定四年各設會也

王云數段宜
連看曹衛之
伐爲城濮作
引踐土之盟
爲城濮作結
方云德字直
貫篇末能以
德攻國而
經書四國而
傳於戰止列
晉二軍故詳

天王狩于河陽

晉實召王爲其辭道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爲辭

壬申公朝于王所

有日而無月史闕文○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不得相治故

衛元咺

自晉復歸于衛元咺與衛侯訟勝而歸

之京師

衛元咺

自晉復歸于衛元咺與衛侯訟勝而歸

侯國許

行不歸國也

比再會不至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

傳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在解曹在衛東故衛人弗許

還自南河濟

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使曹伐衛朱鈔兩曹

也

方解本以二事出正月戊申取五鹿衛地二月晉卻穀卒原

不

將中軍晉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趙將中軍晉

侯齊侯盟於斂孟

有斂孟聚斂音廉衛侯請盟晉人弗

許

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

齊侯之合於
晉爲一病以
師從張本且
明三國之助
並郭晉之三
軍也

袁牛

衛地按屬河南睢州出居襲牛襲望
晉楚之勝敗耳出居不過悅晉之辭

自此至城濮本一篇文字以原軫將中軍上德也爲綱篇
末德攻正與此應先於以下軍佐拔置中軍出自獨斷無
待他人之引薦矣

公子買戌衛

在解晉伐衛衛楚之昏
姻魯欲與楚故成衛

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

晉殺子叢以說焉

名子叢而殺之以謝晉

謂楚人曰不卒戌也

據經則殺買全爲媚楚蓋晉人取五鹿公方在宋郊楚命
移師戍衛公遠買戌之買以爲衛君既出國人惡楚則楚
不足與也故不卒戌而還公以新造之晉豈敵久橫之楚
怒其違命殺之故經書于救衛之上此實事也方殺子叢
卽問救衛不克復懼晉於是告晉曰戍衛由買之故今召

方云此事之
文於春秋
惟左氏於過
篇大義實穿
外雖微事亦
兩兩相對此
篇言晉侯有
忠有德而能
勸民所以勝
子玉無德無
德而不勸民
所以敗其大
細也中敗者
矣能用大言
不獨卿大夫
且下及與人
子玉不特不
能策黃不從

歸殺之其告楚則曰買不終成事是以殺之兩借其辭皆以殺人媚人也此傳書殺子叢於救衛之下也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杜預攻曹入尸諸城上○殲晉死○人於城

晉侯患之聽與東人之謀曰稱也舍於墓台墓為師還焉曹

人克懼遷至曹人墓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克也而攻

之我無為其所得之晉人棺斂其尸而三月丙午入曹數之

以其不用信負焉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言其無德

居位者多故令無入信負焉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施也

魏擊顓頊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燕燒信負焉

氏按三百人不通用詩赤帶三百語非謂曹大夫如此之多

即其無入信負焉之宮亦以爲保獲賢人而報施二字在魏

聖氣即地子
之命也受
又以其好也
將以爲之
而後其心之
平樂於手職
所謂決之
又一以對也
我此志事敗
而後其心臣
之夢則言而
用之以反躬
上士愛身衛
行女教來魯
則臨焉而血
陰爲其病開
迫傷楚而終
有竹雨兩
相對

其族則他族不免矣。恐在爲仁。魏犢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力使問且觀之。病將殺之，其病將待其復命殺之。魏犢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故自安寧。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起也。曲踊，跳也。百，猶百餘也。曲踊，跳也。距，解也。凡三次先直而旋，故不曰橫而曰曲。曲，百音。距，猶乃舍之殺顛頤以殉於師。拔霸主難，以情動而可以利奪。束胸易躍，以示可用。否以不賢。子何立舟之僑。故戒臣罔以爲戎右。代魏宋人使門尹般夫。宋大如晉師告急。師不急救者，所以老楚師，亦待援師也。之集。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與晉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未肯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齊秦之告楚，假借齊秦，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

使爲宋請我

執曹君而

分曹衛

之以田以

賜宋人

人楚愛

江云又借楚
子口中提唱
修字首尾觀
應而所謂德
去只是管轄
無知誠偽者
耳

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事得宋
必自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朱人。朱人齊衛而逼近楚師
楚未楚子入居於申。申在方城。申叔去穀。申叔成穀。使子
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晉侯
七年而亡亡十九年而反。質越此見昭十三年叔向師及外
傳而史記云四十三出六十二反國夫當文公奔蒲正獻
公滅魏曉秦穆姬之貨姬係中生姊必長於文公如文公年
四十三豈穆姬及艾姬姊而穆公致書公子不宣稱爲晉子
矣故左氏較近情或疑從左則重耳居蒲止六歲夷吾更少
考莊二十八年夏太子居蒲沃至二子之居蒲屈則其後日
事也傳統叙於是年爾觀士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
齊築蒲云三年將尋師可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
盡知之矣天假之年公在故曰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
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書曰允當則歸。無求又曰知難而
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謂今與晉遇子玉

楚成明知晉
不可敵知難
而退使晉人
著其相空約
是晉文助難

子狐急趨
其其甚願
非勢方折之
利結正未卜
也

使伯子越椒也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問執猶塞

讒王不從王名因自師中使伯勞赴申以請兼諸

師宋國依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

然未撤也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

之楚子退南遣此兵以就前國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太子

有官甲分取以給之若放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放者子玉

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

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

取二君取一以釋宋圍惠者侯不可失矣言可先軫曰子與

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

何以戰乎按與稱許也言子玉之言有禮子常不許楚言是

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爲諸楚有三施我有三怨

怨難已多將何以戰按子犯之謀先軫一筆掃却從亡不如

上德之吉

此等節節過
出僅一數字
目開寶五分
寶用利傳

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於戰而後圖之按言既戰決勝負而衛之復不復再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此宋國方撤呂氏謂伐衛之時已撤非也晉師退軍吏曰以其云界宋人戴以田界宋人之在會者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肯惠食言以充其讎附送亢蔽也其讎謂宋宋者楚之讎外傳所謂楚惠未報而亢宋者也我曲楚直其衆素飽其衆直氣致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飽有素也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皆齊秦小子然子公次于城濮衛

方云晉侯有德有禮而勤民具見於此

君之士戲君馬試而觀之得臣子玉與寓也寄目焉晉侯使欒

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爲大夫

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止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勅令

戒勅子玉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旦將見晉車七百乘

勅鞅鞅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鞅在胸曰鞅在腹曰鞅在

反鞅後曰鞅言駕乘脩備許見反鞅以刃反鞅於杖

音牛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故國

名按今河南陳留縣有莘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兵

城其地又接山東曹縣界是已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

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聞將左子上

勅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屬楚

右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欒枝使與曳柴

又云趙襄王宮
之先亦王宮
之作則王宮
之土者感
可以順
直下所去一
切校者則
王之下旁若
之狀停火起
而大氣脉必
為隔入
伯伯為鄰
伯伯上張本

而偽遁。曳柴起塵。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
公族公所。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按狐毛以二旆趨忽。
率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又與偃夾攻子西。可。
見晉軍。如臂使指。楚軍止。陳蔡便是。時寫三國。楚左師。
之軍。知諸國皆有所屬。明為陳蔡便是。時寫三國。楚左師。
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完是大。晉師三。
日。館穀。軍穀三日。食楚及。西而還。甲午。至於衡雍。地。作王宮。
於踐土。勢。晉侯而傳。但云。王宮沒。去親勞之。文是立言有。
體。處。街。今河南。鄉。役之。三月。城。役之。鄭伯如楚。致其。
武。縣。西北有。鄉。役之。三月。城。役之。鄭伯如楚。致其。
師。孔。致。其。鄭。國。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於。晉。人。
比。九。名。說。云。鄭。晉。紫。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
伯。弟。語。之。後。晉。紫。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
子。衡。雍。丁。未。獻。楚。俘。於。王。提。不。告。駟。介。百。乘。徒。兵。千。四。馬。
被。甲。徒。步。卒。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傳。相。也。以。周。平。王。享。晉。已。酉。王。
兵。步。卒。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傳。相。也。以。周。平。王。享。晉。已。酉。王。

晉禮

以輸給以
給以銀布之
之風終首

享醴命晉侯有既享又命晉侯助王命尹氏及王子虎丙史
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以策書命晉侯爲伯也周禮九命
與父大夫也三官命之以寵晉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也叔
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
九命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戎輅戎車二輅各
作伯賜之形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彤赤弓旅黑弓一
其賦率升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彤赤弓旅黑弓一
諸侯賜弓矢然後臣一臣一彤矢百旅弓矢千彤赤弓旅黑弓一
事征伐彤矢百旅弓矢千彤赤弓旅黑弓一
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糾逖王
王者糾而逖之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首至
揚天子之丕大顯休也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觀也出入三觀也
凡三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遠適陳牛出使元咺奉叔武
見王見王
以受盟以受盟
王奉君命以叔武受盟王奉君命以叔武受盟
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

居

結出德字收
拾全局

踐土王宮之庭晉要言曰皆獎也王室無相害也有淪也變此
踐土別於京師明神也之俾也使陳其師無克祚國及其哀孫無有老
幼君子謂是盟也信也合義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以文德
教民面
之後月

斯時楚氛益急周室及列國諸侯岌岌矣又不比齊桓之
世止爭一卿也城濮之戰楚師大創而二百餘年不受其
并吞者皆一戰之力傳中語語歸重先軫軫爲元帥晉文
尊攘之功所從立也通篇以我可戰彼肯戰二意爲主細
分之爲六大段自困曹至分曹田爲一段殺顓頊以上
爲入曹事以下爲慮慮曹衛以怒楚事區區之曹不能即
克猶待與人爲遷墓之謀晉人兵力畧見一斑况從亡之

臣奸命燕官則晉之諸將懼不可用。後登有華之虞晉侯見少長有禮然後決戰正處。以與楚戰能必勝乎。便有不能無藉於外援意。然齊秦兩大。安能與我。於是先軫定計。使二國忽怨楚。德宋晉宋齊秦遂合爲一。此在我有可戰之具也。楚子居申至從晉師爲第二段。先軫以爲楚愛曹衛必不釋宋之圍。而楚子忽居于申。且使子玉去宋。豈棄曹衛不顧耶。不知晉分田界宋之時。卽齊秦受賂告楚之時。去宋者從齊秦之請也。卽以復曹衛者使齊秦要晉。晉或不從。則齊秦之怒不在楚而在晉矣。蓋楚子意在不戰。故晉之謂矣。之下定有一番命子王之辭。傳點明楚愛曹衛。又點使子玉去宋。則已躁括之矣。而子玉意主於戰。使伯楚復命以爲據。

宋國而請復曹衛曹衛未必復也吾愛曹衛不如濟師晉之倘或不許即可決戰其意與楚子不合而不能難也故怒而少與之師不然楚成豈不足以制得臣哉觀子玉使告晉曰君復曹衛則臣亦釋宋圍固知早以此謀告楚子也而先軫又定計曹衛告絕宛春見囚使子玉怒不可忍則無不戰也晉師退至次於城濮爲第三段知子玉肯戰矣至此不妨故作紆回不敢忘楚君之惠退辟三舍其實明示之怯以堅子玉之心且以我有禮形彼無禮陰激四國將士之怒觀下子犯云曲在彼子玉云今日必無晉可見楚師背卻至詰朝將見爲第四段在我可戰矣而晉侯忽而與誦忽而楚惠忽而噩夢情恐千慮一失子犯

告以得天。又云：表裏出河，必無害也。蓋子犯爲從亡元舅，言聽計從，故先軫使之。一力承當，可見晉侯審慎與剛愎之子玉正相反也。晉車七百乘，至癸酉而還，爲第五段。蓋楚人據險而陳，苟非誘之出，不可以猝敗也。晉師精銳在中軍，元帥帥之，而與公族皆爲伏卒。於是胥臣以下軍直衝陳，蔡、楚右師潰。子玉進軍接戰，狐毛豎二旆與之敵。佯北，二旆者中軍公族之旗也。欒枝曳柴作大奔狀，子玉望師，煙塵漲天，不見二旆，以爲公與原軫皆走。麾師急馳，猝然伏發，原軫卻湊起而橫擊之。左師及中軍分爲二首，尾不顧而二狐以上軍夾攻子西，欒枝復以下軍回擊。遂不支。子玉收卒不敢救。左師亦潰，然則將戰以前著著。

佈置臨戰之時。事。事。應。手。此。正。寫。先。軫。也。自甲午至未
爲第六段。鄭伯來歸。諸侯聽命。取威定霸。大功已成。天王
親勞三觀。受策。是上段語語出力。此段語語屬皇然無上
一段。則下段何由致之。可知大輅戎路。彤弓旅矢。與鞶褱
缺。粹相應。再拜稽首。奉鬯休命。與少長有禮相應。寫晉侯
無非暗寫先軫也。信字承盟詞來。因以德字結通篇言楚
用剛愎之人。故以威力偵事。晉用稱說德義之人。上德而
以德攻楚。故勝也。經書晉侯。傳予先軫。予先軫。卽發明予
晉侯之義。而聖人所謂論者。亦自顯然。召陵之役。做得
不甚滿意。以敵手是子文城濮之役。做得盡情。以主兵是
子玉夷吾先軫。雖有正有偏。而有功周室則同。

此敘殺得臣

將得策陳說
服之耶與大
都之服成都
之服相映

方云子玉嚴
前之平呼楚
子戰後之命
感焉牛不相
及正明既敗
二字直捷最
手自來無深
怨無怨是謂
神施恩設

前古列傳

卷十二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

莊解弁以鹿子皮爲之
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

弁及纓詩云會弁

如星。瓊求營反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界余。余賜女孟諸。宋

澤之虞

水草之交曰虞。按孟諸。今河南歸德府治東北有孟諸。豈楚所有。見楚君臣志在滅宋。故殖

而成夢也

弗致也。大心。子孫伯。與子西使樂黃。季諫。復故。因

弗聽

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

可以濟師

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

不勤民

實自敗也。變得示。夢索幣。故子玉之不與。猶滅明之

不以璧與蛟也

而謂其慢神。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

以取敗

則澤而之。就其慢神。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

若申息之老何

父老何。起楚用中國攻中國而死。言何以見其

如星

是殺陳蔡爲有申息爲左皆潰。子玉卽收其卒而止。中

息之老何

由息久營楚地。猶所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

惜也

陳蔡之人。皆爲則不問我。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

惜也

陳蔡之人。皆爲則不問我。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

惜也

陳蔡之人。皆爲則不問我。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

惜也

陳蔡之人。皆爲則不問我。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

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

二子以此答王使言及連殺而死至

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按文十年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傳云王使子玉無死不及故不叙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喜見於顏色篇曰莫余毒也已爲呂臣實爲令尹奉已而已正知猶見也

不在民矣

言其自守無大志按言不能用民使之戰非謂其不在民衷也

春秋多淫祀子玉可謂持正而榮黃輩謂昇之以濟師而

不昇則自敗濟師者益兵之謂也

闕伯比其故並蓋晉避以益兵爲濟師

三舍楚衆欲止不可者獨一子玉卽其子大心亦知其必

敗也榮黃以國人信鬼命之沈玉謂有神助以鼓其奮往

之氣猶之益兵也又隱示以楚衆不可用以邀子玉之驕

而子玉自恃其才孟諸之虞如探囊神道設教奚爲乎故

請戰則曰戲將戰則曰必無晉此天奪其魄而自敗也

子玉剛狠有爲。如憤兵報復。晉君臣能無肝食。子玉死而
晉文喜可知矣。以見從前之危懼。正爲此人。而後此之無
所忌憚。正爲此人之已死也。楚國令尹以強橫變詐工
於猾夏者爲功。而聖人之意。正以守已奉法爲賢也。譬如
爲盜者。在彼夥中。以善殺人掠取財物多者爲能。而自王
法視之。則免其能。自投首者。否則守巢不出。罪猶未減。春
秋於楚臣當如是觀。

此篇以元頃

或訴元頃

於衛侯曰

立叔武矣

其子角

在經元

從公公使殺

之頃不廢命

奉戎叔

孔疏諸法

安以入守

六月晉人

復衛侯

以叔武受盟

踐甯武子

禽與衛人

盟於宛濮

衛地曰天

禍衛

其君臣不協

以及此憂也

衛侯欲與楚

國人

今天誘其衷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元咺執若伏

武子之盟只

爲一元咺耳

字字忠恕心

入元咺之心

元咺之志不

喪矣

後當謂前命

忠而免之謂

元咺謂之也

知其懷誠於

是盟

爲云申權是

解釋通文年

是送跌後文

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離守社稷不有行者雄扞攸

圍牛日牧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誘掖以

心之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

天理

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聖明神先若是料是強國人聞此盟

也而後不貳之傳言叔武之賢衛侯所以復歸衛侯先期入

長辟子即反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

喻國公子欲大華仲前驅子衛侯遂驅奄寄子未備二

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

股而哭之公以叔武獻犬走出

晉元咺以衛侯驢入殺

叔武故至晉慰之

此叙衛侯歸國元咺出奔事蓋衛侯之殺叔武假手於獻

武故

武故

武故

武故

武故

武故

武故

武故

犬殺之也。夫枕尸而哭，卽詠猷犬似殺武，非其本心而抑知不然。或訴元咺立武，夾如其來，卽信之殺角，未見武故殺角，殺角卽殺武也。斯時猷犬秘知其欲殺武矣，咺不廢命，武不出奔，亦以心本無他，久當自白耳。至晉人復衛侯，武子懼元咺以殺子異心，爲宛濮之盟，側重居者見此，番入國必不追復前嫌。武子忠誠，旣信於平日，又動於臨時，而羣疑洒然，君可安枕而治矣。乃衛侯不俟期而入武子，以身先之，牂與之乘，畧緩須臾，君車疾驅，竟出武子之先，而叔武就壇於是。元咺出奔，國人再貳，故讀宛濮一段，知安人心之難讀。末一段知失人心之易，然則公之先期入者，疑叔武也。甯子先者，逆知公之忌武，恐有他變也。公疾

驅而行者欲乘叔武之不備也。叔武既死，歸獸獸犬則公殺叔武，傳明言之。無待公羊之宜捐其忌殺也。或以叔武儼然與盟爲武罪，不知元咺奉叔武以會衛侯之命也。晉廢衛侯，蓋以武爲君，武辭之不敢當。君自同於世子來盟之禮，晉人感其誠，遂以衛子告諸侯。望溪曰：使如鄭突之志乎？蓋則天子臨之，方伯命之，可泰然立乎其位而書衛侯矣。故舊史以子書，而夫子因之，著其不安於位之實也。又曰：叔武所處與公子瑕異，立瑕者元咺，可固拒也。天子臨之，方伯命之，武固辭則他人卽之矣。公羊詁孫他人立衛侯之不得反也。此爲得其情實。叔武不書，蓋衛侯諱之，不以背瑕明以討罪告也。自盟之後，晉卽歸衛侯，則咺武有歸君之請可知也。晉

則六商所攻
皆能以德攻
而德其能
實揚作賊
人於齊加一
特字是竭力
形容

惠執於秦。征繕以輔。獲子宋襄執於楚。守國以立。目夷未
聞殺其子若弟也。國事危疑。社稷爲重。可避嫌遠患。不肯
以身試乎故踐土之盟。不可以責叔武猶脾泄之事。不可
以疑子西也。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莊。解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施大

旗名。繫旆曰。祁瞞奸命。掌此二事而不信爲奸軍令。司馬殺之以徇於諸

侯。使茅萇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權代

僑也。士會隨武子。士秋七月丙申。振旅。僎以入於晉。僎。樂也。孔疏。兵

樂曰僎。花扶廣。秋七月丙申。振旅。僎以入於晉。僎。樂也。孔疏。兵

僎。聞在反。獻俘授誠。飲至大賞。授數也。獻。徵會討貳。侯將冬

會。殺舟之僑。以徇於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
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詞。祁瞞。舟之僑。詳說舟之僑有功。以先歸殺之。三人當在議。勳。議能之。則周家忠

結得正大不
事拍上三事

厚之氣齊桓猶未替齊友所存鮮矣。按傳云民服者。猶服其殺有罪者。下篇則爲臣執君。倫常舛矣。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詩大雅。

文刑三罪。顛謂何以獨藏前篇。蓋顛違命在入囂時。則首段逃命之誅。正映照後段無人不命也。若晉楚交鋒。左寫兵力之盛。何處插入亡旗好命之事故。另作一篇。而從前未到者。俱收拾於此。引詩以綏四方。正與下篇元咺之訟相對。殺士榮。川鉞。莊子刑及無辜。擅作威福。四方所以不服也。覺晉自城濮之戰。獻俘授餼。受賞策勳。衛自城濮之後。死生罪獄。流離顛沛。兩篇並列。功首罪魁。一覽可見。冬會于溫。討不服也。按此爲下文。衛侯與元咺訟。社。武事。致。齊武子爲輔。鉞莊子爲坐。士榮爲

一氣寓來如
計廢勢至執
衛侯都不言
晉人不與吾
人之執也

周書

卷十二

三

大士

治獄官周禮命夫命婦不執淫獄
莊子爲主天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

正蓋

今長吏有罪衛侯不勝三子殺士榮則鍼莊子謂寧俞

先駁

吏卒之義衛侯歸之子京師寘諸深室別爲宰子職納案

忠而免之

執衛侯歸之子京師寘諸深室別爲宰子職納案

館焉

案衣囊館康也疏云案以盛衣亦可盛食附送案以元

咺歸

子衛立公子瑕子衛公

此討衛也

本元咺訟衛侯而曰衛侯與元咺訟猶天王狩

子河陽之義

先叙爲輔爲坐爲大士復叙殺士榮則鍼莊

子免寧俞執衛侯

一似天子之庭大司寇決獄不待太聽

八議而生者

生死者死忽插歸之於京師一語方知決此

獄者爲

強國之諸侯也竊生殺之權案君臣之位其惡與

用卽子同其罪在國陽樊之上

不付於祖水

是會也。晉侯名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在經晉侯大合諸侯

狩，因得盡羣臣之禮。按補正云：狩，猶幸也。非也。傳加一且字，

則此狩自是田獵之謂。冬，獵曰狩。使王行冬狩之典，而諸侯

朝。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按穀梁曰：諱會天子也。至天

之，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王狩地，按天子狩

之，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王狩地，按天子狩

之，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王狩地，按天子狩

之，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王狩地，按天子狩

之，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王狩地，按天子狩

之，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王狩地，按天子狩

之，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王狩地，按天子狩

之，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王狩地，按天子狩

之，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王狩地，按天子狩

之，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王狩地，按天子狩

之，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王狩地，按天子狩

狩非其地，自
皆名之也。罪
也不在皆名
明皆作有發
王之德以隱
之也。二語字
亦並刊

此以國許爲
王都以中樞
議論聯合前
後爲四

王也。夫子以天子自狩爲文一則全天子之尊。非諸侯所

得會。一則諒其尊王之志。而深諱其名王之名。傳之釋經

精矣。溫。晉之賜邑。溫原還周。乃後日事。若此時。則狐溱方

爲溫大夫。蓋河陽之地。有賜晉者。有未賜者。泛舉河陽亦

諱言溫也。總衆地曰河陽。指一地曰溫。本通

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豎。掌通內

史使曰。以曹爲解。按。使之告晉侯曰。當復曹以自解。免則齊

桓公爲會而封異姓。衛。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

之昭也。叔振鐸。曹始封。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

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私許復。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

罰。非刑也。衛已。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合此三者。君

將若之何。

按隱然見獨怒曹之先君爲祟者然

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此討許也以圍許爲主。天玉下狩。陳蔡及鄭久服于楚者。畢胡許復不至。宜伯主之問罪矣。乃合十一國之師。許終從楚。先備責諸侯之不用力。非也。伯主服諸侯。禮刑信耳。三者無足觀。許以爲一旦從晉。不爲弦黃之亡。則爲曹衛之辱。是以不服也。中段詳叙曹事。以釋經不弔圍許之義。呂氏云。桓文先破楚之黨。與是故桓先有事於蔡。文先有事於曹。衛左氏於蔡。則曰爲蔡姬故。于曹衛。則曰觀褻與塊故。毛舉細故。而二公安攘之烈不章。予謂非然也。曹衛非大惡。晉文原只披楚之黨。楚敗則可以復矣。况已告絕於楚乎。乃衛則欲殺之也。曹則與衛同執。不與偕復。

也。其刻酷之心。非有夙怨。必不至此。左氏灼見其故。以著其假公濟私之實。至齊桓之於蔡姬。乃假以爲名。使楚人不覺。非可以一律論也。或謂衛侯歸國。經以殺叔武名之。曹伯歸國。以行賂名之。豈知鄭世子忽。衛侯行其復歸。豈亦以殺弟名乎。衛成之歸。亦以賂何獨曹也。夫不責受賂之曹。而專責乞命之曹。以臣子不得已之苦衷。而適貽晉父以斥名之辱。恐未必然。毛西河謂出奔歸國。例當書名。至何以例稱名。竟未之及。愚按出奔歸國。危疑之際。所當慎也。故特書名。宋真宗初立時。宰相呂端平身殿。下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增率羣臣拜。卽此意也。否則衛太子至闕下。成帝子在民間。譌僞易勝言哉。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
行杜慤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
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駢一音討

左補義卷十二終

左補義卷十二終

左